

禮

書

十四

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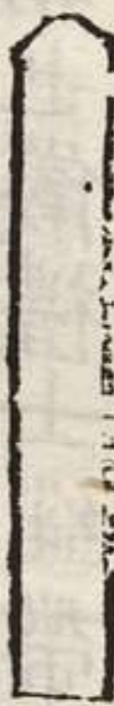
大圭

諸侯茶

大夫笏

士笏

笏



玉藻曰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

可也

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為笏不與君並用純物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

說笏非古也

言古吉事無說笏也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

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

之

免恐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說笏也

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

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

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

分而去一

殺猶掃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

又曰天子搢珽

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誦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

誦後誦無所不讓也又曰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

命又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

搢本去璉茶佩士笏也

內則曰

子事父母鞞紳搢笏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射裨冕

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儀禮士緇帶韎韐竹笏禮器

曰大圭不瑑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

以朝日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荀卿曰天子御璉諸侯御茶大夫服笏管子曰天子

執玉笏以朝日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

忽忘也或曰簿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笏

即手板也蜀志秦宓見太守以簿繫頰則漢魏以來

皆執手板故去若今吏之持簿

天下之事常脩治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忽先王於其制爲之笏或執或摺而畢用之使人稽其名以見其義觀其制以思其德庸有臨事而失者乎天子之笏以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蓋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禮大夫沐纓而君與士皆沐梁大夫之臣曰私人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共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內子拜尸西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

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設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而撫之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茶必前屈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爲臣於天子則爲陪臣故笏必前屈後屈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屈後直歟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摺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摺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摺茶大夫執聘圭者必摺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摺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也見天

諸侯茶前出後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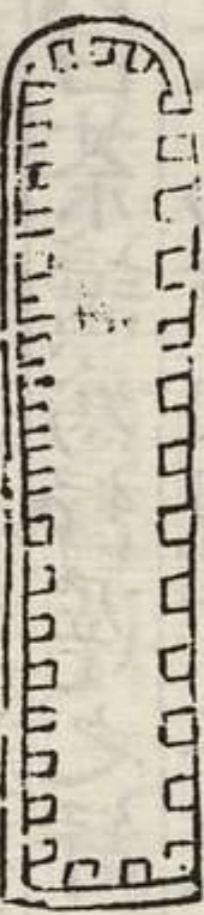
玉藻曰笏諸侯以象又曰諸侯茶前出後直讓於天子也荀子曰諸侯御茶鄭氏曰茶讀為歸選之舒舒懦者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為椎頭觀考二記弓人曰斲目必茶鄭司農曰茶徐也書大傳曰陽盛則吁茶其物而養之史日月朧則王侯其茶蓋古者茶為通用茶之度一尺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大夫笏

大夫之笏以魚須文竹鄭氏曰文猶飾也庾氏曰以較魚須飾竹以成文考之書大傳曰東海魚須目鄭氏曰魚須今以為簪司馬相如賦曰靡魚須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則大夫以之飾笏宜矣陸德明讀須為蓋竹取其堅貞有節也前出後出無所不讓也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王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亦卑者不敢用純之意

士竹本

儀禮士竹笏玉藻曰士竹本象可也蓋竹本尤堅貞而有節者也士以節儀為尚故笏用焉象諸侯所以為笏者也士卑而伸故飾笏用焉玉藻曰年不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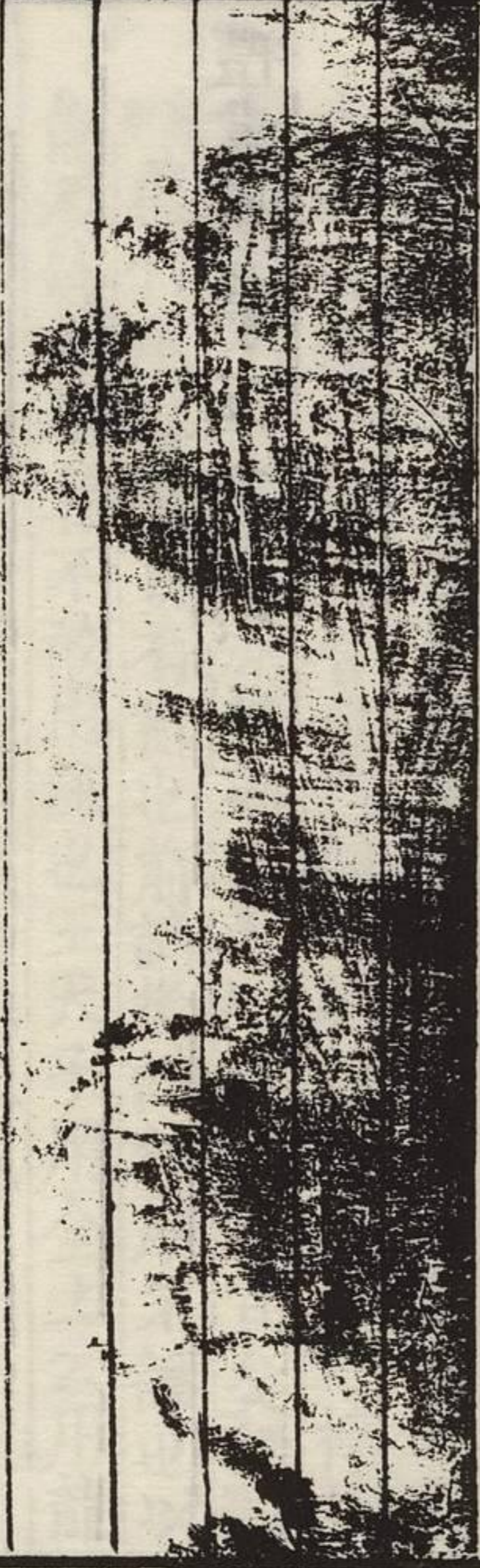
三指本蓋竹本也先儒謂士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
議樂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茶大夫以下曰笏者尊
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車天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
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妻諸侯曰夫人
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死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士曰不祿庶人曰死意與此同

禮書卷第五十一終

大司馬三十三人

禮記卷五十一

終



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死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死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大夫曰孺人士曰婦庶人曰妻死諸侯曰薨大夫曰卒

禮書卷第五十二

王

冒圭

鎮圭

必

王

大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王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祀大神，示亦

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凡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

玉獻玉，凡玉爵。王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小宰凡祭祀，贊玉幣。

爵之事，王府王齊則共食玉。王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與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若

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敦，盤類也。玉以為飾。凡王之獻金、玉、兵器，受

而藏之內府。凡四方之幣，獻金玉齒革，入焉。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內

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瑤，統曰君執圭，贊瑤乃大宗執瑤，亞裸此大宗亞裸，謂夫

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瑤爵，以亞圭

鎮圭。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瑤飾。圭長尺有二寸。公執桓圭。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三公，以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瑤飾。文有公蓋，躬耳。欽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者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飾，璧皆徑五寸。執圭者，示成國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以蒼璧禮天，以

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

方，以玄璜禮北方。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极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為蒼精之帝，而大昊向王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圭璜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璜，象夏物，半死琥也。此圭琥象秋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冬物，初生半圭曰琥。皆以從爵。君飲酒，自酬酢，工義曰知，幣見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常在牲上，以具禮神幣與王，但設若肆，師公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禮神者也。云若人飲

酒，有酬幣者，故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寧聘，凡饗

明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也。凡祀大神

享于大邑，祭大示，宿祗，祿濯，泣玉鬯，省牲，鑊奉玉齋，認大

其行以俾身。圭，長七十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者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飾，璧皆徑五寸。執圭者，示成國也。

其上也。璜，半圭也。亦以四鎮之山為瑤飾。圭長尺有二寸。公執桓圭。桓，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三公，以

其行以俾身。圭，長七十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者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飾，璧皆徑五寸。執圭者，示成國也。

號王禮神之玉也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也

云大貞謂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將送也猶奉也祭祀而揚王賓客以時之而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

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正義曰經言立大祀用玉帛牲牲

有禮神者出地示中非直有禮埋玉帛牲亦燕有禮神者崇廟中無升煙瘞埋直有

禮神幣帛與牲又不見有禮神之玉或可以灌圭為禮神之玉亦通一塗立次祀用

牲幣者天神日月星辰地示血祭社稷五祀五岳是天府季冬陳玉以貞

也示廟次祀已下與大祀同亦有禮神幣帛而已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

來歲之媿問事之正曰貞陳王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

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藉三采

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朱綠再就以朝覲宗

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琢圭璋璧琮繅皆二采

一就以覲聘璋以聘后夫人以享享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鄭司農云於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即成爾雅曰圭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

有邸圭末四出故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郊亦猶五帝殊上帝者尊

異之也止謂曰兩圭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儻而同

正義曰按河圖括地象崑崙崑崙中一用萬五千里神州是也裸圭有瓚以肆先王

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謂之瓚故詩曰瓚彼玉瓚黃流

口徑八寸有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圭其邸為璧璋邸射以祀山川

以造贈賓客璋有邸射取殺於四望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珍圭春云珍當為

各以徵召于國諸侯若令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領者國之鎮諸侯亦國之鎮故以鎮圭徵之

也凶荒則民有違志不安其土故以鎮圭鎮安之玄謂珍圭王使使節節制大小當與琬琰相

法玉使人使節節制安之則使之執以社致王命焉如合時使者符節矣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鄭司農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璋亦下使之瑞節兵守用兵所守若

以起度鄭司農云義長也起度星五尺以起度量星五尺以起度量星五尺以起度量星五尺

穀圭以和難以聘女其飾若粟文也琬圭以治德以結好使之瑞節

聘既而有德而賜之及者皆使大夫來聘既而有德而賜之及者皆使大夫來聘既而有德而賜之及者皆使大夫來

謂之相士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

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寸之

謂五寸者禮之闕亂存焉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名王曰冒

以寸者方以寸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瓚伯用將

色玄謂全純正也瓚讀為飯

皆維也甲者下尊以

石多則重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而致豹皮素之為飾

天子圭中

謂之

天子圭中

天子圭中

天子圭中

天子圭中

祀天

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曰

之

明無所屈也存綱也相王書曰

致日

致日度景至不復日之景尺有五寸冬日至

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瓚如璧其制如圭有流前注正義曰

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凡圭琬九寸而縹以象德

也易行

琬圭九寸而縹以象德

猶延其表

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

諸侯以享天子

享獻也聘禮享君

外朱中臯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外朱中臯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出者也勺鄭司農云臯謂勺龍頭也

外朱中臯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為虎口也衡謂勺柄也

外朱中臯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

外朱中臯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其新如馬宗祝亦執勺以

外朱中臯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言中山川小山川者

外朱中臯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女

外朱中臯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規聘

外朱中臯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二十以起

外朱中臯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

以祀曲以旅四望球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十

輦車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

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北射列而出也致稍餼納康食也曲

禮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凡

摯天子鬯諸侯圭王制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錦文珠

玉成器不粥於市月令春服蒼玉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德璜也夏服赤

玉中央服黃玉秋服白玉冬服玄玉仲春祀不用犧牲用

圭璧更皮幣為季春將選而合勝之也曾子問曰師行無遷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

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

焉而右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

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器曰諸侯以圭為瑞

家不藏圭言有稱也又曰圭璋特琥璜爵此以少為貴

也圭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璜璜爵也天子訓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圭不琢此以素為質也

大鄉食其三事與謂禘祫束帛加璧尊德也郊特牲曰大圭

不琢美其質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束帛加璧往德也玉

藻曰執玉龜襲執龜玉舉前曳踵踏踏如也明堂位曰

灌用三瓚大圭薦用玉豆爵用玉琖加以璧散璧角又

曰執玉執龜筮不趨雜記含者執璧上介贈執圭祭統

曰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圭瓚瓚瓚裸器也以圭瓚為柄酌鬱鬯曰裸大宗亞裸容

夫人有聘義曰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曰

之義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

也為土之寡而磻之多與或作致也孔子曰非為磻之多故

賤之也王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

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

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

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訕然樂也瑕不揜瑜瑜

不揜瑕忠也乎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

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聘禮受

命于朝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賈人在

賈者燥所以藉圭也其或并則奠于其上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屈纁者歛之也

使者授圭同面垂纁以受命同面者卒就使者北面授之既之

由其左也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

人賈人將行者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

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壁高潔也

璋璋取其平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社稷也周禮曰象圭璋璧琮以昭聘公側龍衣受玉于中堂

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

如初禮君使鄉皮弁還玉于館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敬也

禮玉束帛乘皮禮玉亦言玉璧可知也皆如還玉禮使者歸鄉進

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此主於反命上介執璋出纁立于其左上介亦隨入

並立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

拜以享其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相宮情官也某君再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

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宰自公左受玉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也受上介璋致命亦

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

私幣不告亦略卑也聘遭喪君薨不賄不禮玉不贈記所以朝

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刻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

六等朱白蒼刻上象天屬地方也九寸上公之圭問諸侯朱綠纁八寸三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

於諸侯曰問玄相備皆玄纁繫長尺絢組組無事則繫圭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凡四器者唯

其所寶以聘可也四器圭璋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執圭入

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謂覲禮至于

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升受玉使者左還而立侯

氏還璧朝以瑞玉有纁侯氏入門右坐奠圭拜坐取

圭升王受之玉侯氏降拜升成拜乃出三身皆束帛加
璧侯氏升致命王不受玉璽之方明者木也設六王上

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記奠圭于纒

上崧高詩曰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毛曰室飾也室圭受于謂韓

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鄭曰貢周長發曰受小球大球為

下國綴旒箋云湯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雲漢曰圭璧既卒寧

莫我聽箋云禮神之圭泂水曰來獻其琛舜典曰輯五瑞班瑞

于羣后又曰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誓如五器卒

乃復禹貢揚州厥貢瑤琨雍州厥貢球琳琅玕金縢曰

武王有疾周公乃為三壇同墀因大王王季文為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大王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

我乃屏璧与珪顧命越王五重陳寶弘璧琬琰在西序

大玉夷玉天球在東序大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大圭長

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王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吃

上宗曰饗祭必受福贊王曰饗福酒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正

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是酒秉璋以酢祭字主授宗人同

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濟康王之誥曰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周語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

賜晉惠公命晉侯執王卑拜不稽首王信圭侯所執執內史過

曰執王卑替其贄也替廢拜不稽首誣其上也替贄無

鎮鎮重誣王無民魯語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

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魯饑文仲以鬯

圭与玉磬如齊告糴仲臣曰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

也齊語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

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纒綦以為奉綦綉文以純緝綦鹿

皮四分也楚語先王之祀也一純二精一純心純二而繫也精下帛也玉足

以庇廕嘉穀使無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

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晉語

公子夷吾居梁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也夷吾以

白珩六雙納之公子繫重耳及河子犯授公子戴璧

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質信也

左傳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

王王皆賜玉五穀非禮也又王為穀二十四年哀姜至公使宗

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六者玉帛小者禽鳥以

章物也僖二年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六年許男面

縛銜璧見楚子七年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与之璧

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弃

也也已其何繼之有二十三年曹共公饋重耳盃殽實璧

焉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三十年衛侯納土

於王与晉侯皆十穀文十二年秦伯來聘襄仲辭玉答

曰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又秦

伯以璧祈戰于河宣十年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

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十

五年伯宗曰瑾瑜匿瑕成二年韓厥奉觴加璧以進齊

賂晉以紀甗玉磬十七年聲伯夢涉洹或与之瓊瑰食

之襄十五年宋人得玉獻諸子罕十八年晉侯伐齊將

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苟捷有功無作神

羞十九年公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二十六年宋夫人

饋左師錦与馬先之以玉三十年駟帶与子止盟用兩珪

質于河昭四年賴子銜璧造於中軍王受其璧五年楚

為塔疆曰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十六
年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七年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璽
玉積筭耳不克而還二十有四年王子執用成周之寶
珪于河甲代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
王者取其玉將賣則為石定三年蔡昭侯為兩佩一獻
楚昭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四年子魚曰武王分魯
以夏后氏之璜五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璜璫斂八年
陽虎取寶王大弓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執玉帛哀七年
子服景伯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十三年
子服景伯曰王合諸侯朝覲王帛不同十四年向魋出
於魏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與之他玉十七年
殺呂姜歸取其璧

冒圭



玉人曰天子執冒圭四寸以朝諸侯書曰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書大傳曰古者圭必有冒言下之必有冒
不敢專達也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
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
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攻過者復其圭三年
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黜以地九年圭不復
而地畢此所謂諸侯之於天子也義則見屬不義則不
見屬鄭康成曰冒言德能覆天下也四寸者以尊接卑

以小爲貴也孔安國曰冒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孔穎達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首邪銳則冒當邪刻其廣狹如圭首然冒之以知諸侯之信僞猶今之合符也瑁方四寸則圭首之廣無四寸耳天子以一瑁冒諸侯之圭則公侯伯之圭首廣狹等也瑁冒圭而已璧亦稱瑞其所以齊信未之間也

上覆下謂之冒下冒上亦謂之冒易曰冒天下之道詩曰下土是冒上覆下也說文曰冒地而生也農書曰上長冒櫛下冒上也瑁圭謂之瑁則覆下而已四寸所以冒四方邪刻之所以驗羣瑞天子執之以朝諸侯則子男之璧亦在所驗其詳不可考也諸侯之朝天子執瑞圭搢象笏及輯瑞圭而以瑁驗焉蓋各執其所搢者禮曰見於天子無說笏是也孔穎達曰冒圭王與諸侯朝覲所執者小球尺二寸大球長三尺王與諸侯盟會所執者然詩言受小球大球則小球者蒲璧穀璧之類大球者相圭躬圭之類而天子授之則非二尺與三尺之圭矣穎達之言豈非感於詩傳之說歟

鎮圭 尺三寸 有必



周禮大宗伯王執鎮圭典瑞玉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又曰鎮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王人職曰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氏曰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飾

崇高敦厚而萬物附焉山也大者四万仰焉四鎮也周官職方氏九州皆有鎮山大司樂有四鎮五嶽鄭氏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鎮圭以四鎮為瑑飾於理或然鎮圭尺有二寸則天數也縹藉五采五就備文德也其玉用全無瓦雜也考二記曰天子用全其中有必防失隊也考工記曰天子圭中必鄭氏曰必讀則約圭之中因以為飾而命之曰必亦若是耳鎮圭王執之以朝日使者執之以徵守

恤凶荒蓋曰能鎮於下然後可以事上能鎮於此然後可以召彼卹凶荒亦所以鎮之也王人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則后之內鎮猶王之鎮圭耳鎮圭尺有二寸言其長也內鎮十有

二寸言其方也小行人作瑱典瑞作珍故書作鎮或

此圭猶天府所謂玉鎮也此四鎮也是亦一說

禮書卷第五十二終

禮書卷第五十三

大琮

駟琮

后琮

栢圭

信圭

躬圭

穀璧

蒲璧

介圭

王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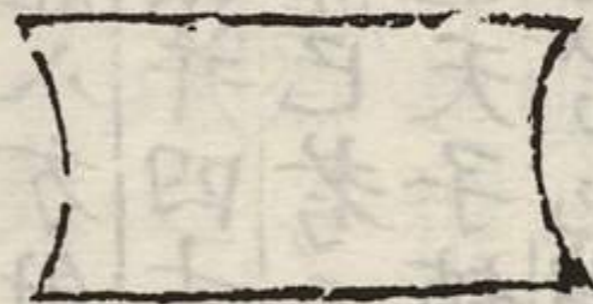
公侯伯纁

子男纁

聘王纁

閒諸侯纁

大琮



大琮

玉人曰大琮一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
守之鄭氏曰琮體八方射其外鉏牙賈公彥曰八角
鋒各出二寸兩相并四寸也然地體方而四隅有維
蓋所射者四角而已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則八
角之說未之聞也天子鎮圭以禮鬼神宗后內鎮其
用無所經見不可考也禮大圭不瑑而大琮謂之內
鎮蓋亦刻鎮山以為飾而与大圭不類也夫王尊而
不親故為天下之所君后親而不尊故為天下之所
宗觀祀天以璧祭地以琮則后固有宗道矣故謂之琮

玉組琮



玉組琮

后駟琮



玉人駟琮五十宗后以為權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
 天子以為權鄭司農云以為權故有鼻也鄭康成云
 駟讀為組以組繫之因名焉然則駟琮與駟圭璋璧
 琮之駟同以為權則與璧羨起度之意同璧羨起度
 而度不以璧駟琮起權而權不以琮書言閔石和鈞
 月令言正權石荀卿言衡石稱懸此權不以琮而以
 石也班固言圜而環之令肉倍好此權不以琮之方
 而以圜也禮曰天子與石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
 須而後成者也故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
 耕以共粢盛后蠶以為祭服王獻尸后亞裸王親牽
 射牲后親薦豆邊賓客則王裸獻后亞之玉致酒后
 致飲玉亦王有鎮后有內鎮王有駟琮七寸后有駟
 琮五寸駟琮以為權而后有之者以其社故也

上公相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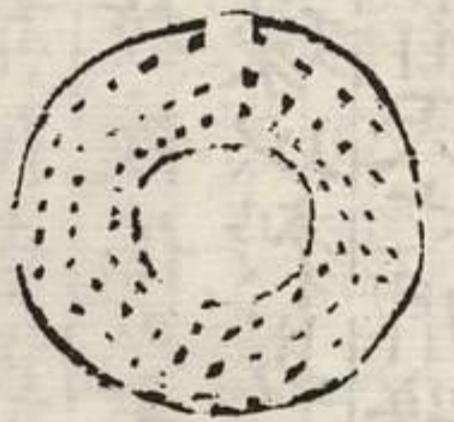
侯信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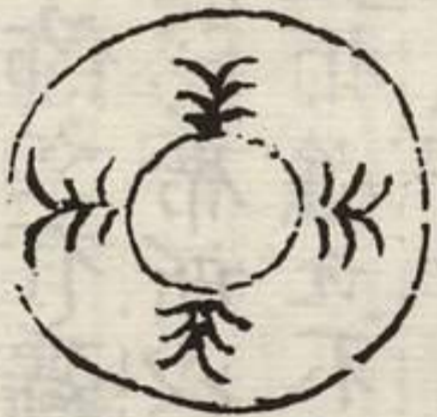
甸躬圭



子穀璧



男蒲璧



書曰輯五瑞修五玉如五器卒乃復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典執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小行人成六瑞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玉人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雜記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半寸刻上左右各寸半鄭氏曰公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信當為身身與躬圭蓋此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籀文且刻其直行以保身也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璧皆徑五寸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蓋桓強立不撓而安上為任故公圭琢之身伸而躬屈伸者尊足以侯外而蔽內弱者卑足以長人而已故侯伯之圭琢之子不足於長人而可以養人故璧琢以穀男不足於養人而可以安人故書琢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

之文書琢以蒲圭者天之用璧者天

必盡其體得其體未必盡其用此圭璧所以不同也
然王之三公八命其服七章六鳥冕其執七十
圭及大射則王服鷩冕故公降鷩服毛毳冕

則執躬圭而已此禮所謂曲而殺也
亦謂之五瑞亦謂之摯左氏曰五瑞大者圭大宗在作六瑞自王

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成六瑞自王以下皆言用則執
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王言之也執之所以行禮用

之所以合符宗伯典瑞行人皆言執特小行人言用
則行禮非小行人所專掌特掌其合符之事而已若

夫不施於行禮合符則實而守之此玉人所以又言
守之也觀禮侯氏入門坐奠圭拜取圭升致命王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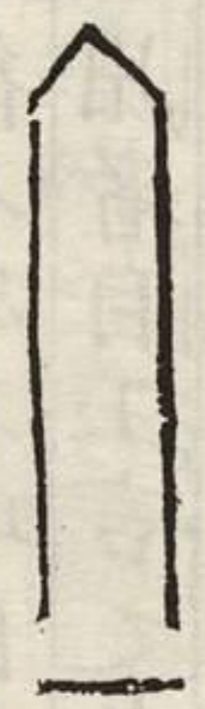
之至侯氏降壇者延之升成拜乃出蓋於是時安玉崇
玷之上明堂位所謂崇玷康圭者此也若夫壇壝宮

之禮則諸侯升受王王授之於宰矣賈公彥曰壇
上無玷當約聘禮測授宰玉其說或然易曰良其身

止諸躬也爾雅曰身我也躬身也蓋屈身為躬信躬
為身言信圭則身可知鄭氏改信為身不必然也相

說文作𠄎

介圭



書曰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詩於高曰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觀于王爾雅曰介大
也又曰圭大尺有二寸謂之珽夫王之圭長三尺

則尺有二寸所以錫諸侯者也諸侯之圭長不過九
寸錫以尺有二寸使實之而已書於介圭言太保取

之於瓊言上宗奉之書之介圭即大圭也王制曰
 鎮圭措大圭見諸侯則執瓊圭而大圭不措則大保
 承之耳此等所奉所以不同也孔安國以書之介圭
 為王之中圭長尺二寸者毛氏以崧高韓奕之介圭
 為公之守圭九寸者鄭氏以崧高之介圭為所錫之
 圭尺二寸者以韓奕之介圭為尊圭者然王與公之
 守圭曰鎮圭相圭而已不謂之介圭當從鄭氏之說

王纁長五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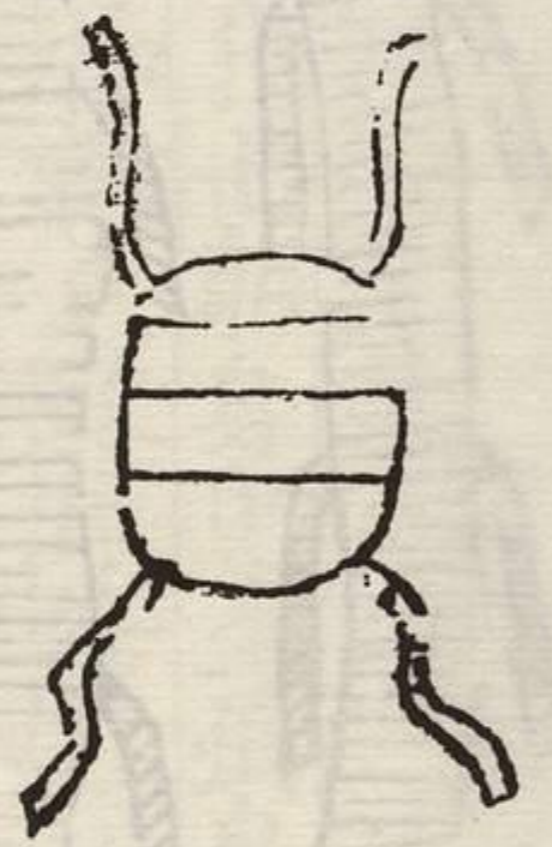


公侯伯纁長三尺



天子之纁長三尺

子之纁長二尺



聘之纁長三尺



諸侯之纁長三尺



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公執桓圭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敔璧男執蒲
璧繅皆二采再就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煇
聘王人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大璋中璋九寸邊璋
七寸有繅雜記贊行人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
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
六等藻薦圭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蓋之
再行也子男於璧作此贊者非之矣覲禮侯氏奠圭于繅
上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与繅皆九寸剡上寸半
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問諸侯朱綠繅
八寸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又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曲
禮執玉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左氏曰藻率鞞鞞昭
其數也鄭氏謂繅所藉玉以韋衣木而畫之廣袤如
其玉之大小一匝為一就蓋王之藉以繅而繅之長
眡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
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
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
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
窮則同也繅或作藻冕繅城絲為之則圭繅亦然鄭
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為之亡據也繅可垂可盈則廣
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亦亡據也雜記贊
行人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
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然子男執璧
則博剡者公侯伯之圭而已鄭氏曰作此贊者失
三采六等者公侯伯之繅而已鄭氏曰作此贊者失
之矣其說是也然則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
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是也璧繅蓋亦然春秋傳所謂

弁康丁再拜皆厭璧紉是也先儒以垂纁為有藉以
纁為無藉此說非也考之於禮主有以纁為之藉有
以束帛為之藉有藉則裼無藉則襲特施於束帛而
已聘禮賓襲執圭公龍衣文玉及享則賓裼奉束帛加
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裼
襲所以不同王人曰天子圭中必則與纁之絢組異
矣先儒以絢組為必是必者人之也豈禮意哉國語
曰大采朝日少采夕月韋昭謂朝日纁五采夕月三采

禮書卷第五十三終

四圭有邸

蒼璧

兩圭有邸

黃琮

圭璧

璋邸射

青圭

赤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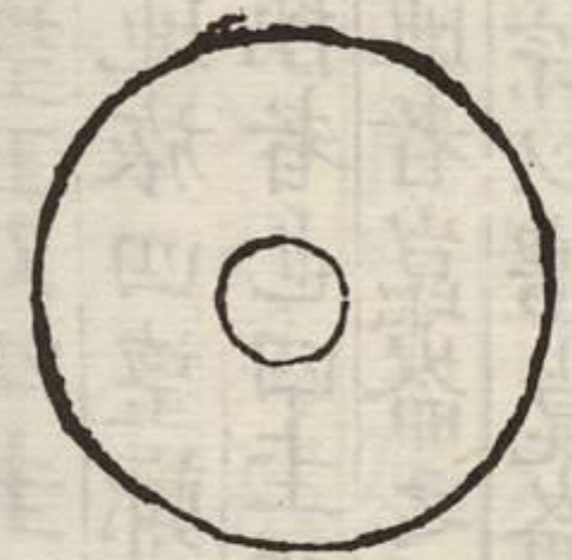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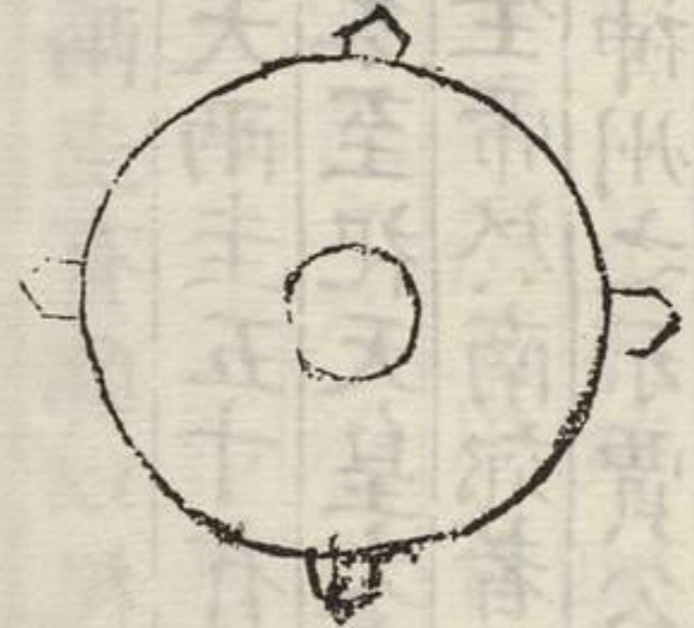
白琥

玄璜

牙璋小璋

四圭有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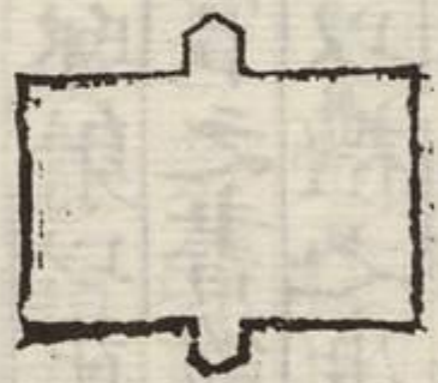
蒼璧



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
 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玉人四圭尺有二
 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鄭氏謂蒼
 璧禮天冬至祀天皇帝在北极者也四圭祀天夏至
 至祀感生帝於南郊者黃琮禮地者崑崙之示兩圭
 祀地者神州之示賈公彥謂黃琮以禮崑崙之示於
 夏至則兩圭以祀神州之示宜於七月然感生帝与
 崑崙神州之說不見於經又分郊以異於立別感生
 之禮以異於五帝王肅嘗攻之矣要之蒼璧禮天冬
 至之郊也四圭有邸非必冬至之郊也黃琮禮地夏至
 之祭也兩圭有邸非必夏至之祭也冬至用蒼璧夏至
 至用黃琮牲幣亦如之所謂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
 也非冬至則四圭非夏至則兩圭而牲幣蓋用駢黜

矣所謂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是也禮神之玉蓋
皆植於神位之前書曰植璧秉圭是也或曰大司樂
言樂六變八變然後神示可得而禮之言歌黃鍾大
蕤之類以祀天神以示則禮之固在降神之後祀之
又在禮之之後璧琮禮天地四圭兩圭祀天地蓋皆
一祭兼用之也是不然何則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
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則四方有禮玉無祀玉圭
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則日月星辰山
川有祀玉無禮玉周官之書雖或簡略不應如是之
缺也然則祀之乃所以禮之康成以祀為禮其神於
義或然書曰宏璧在西序爾雅曰璧大六寸謂之瑄
漢郊祀志言皇帝始郊見祭一雲陽有司奉瑄玉蓋
與周之禮天者異矣然則冬至禮天必以璧何也蒼
春天之色圜鍾春律之管樂以圜鍾玉以蒼璧而牲
幣皆蒼蒼以冬至者陽氣之始故也

兩圭有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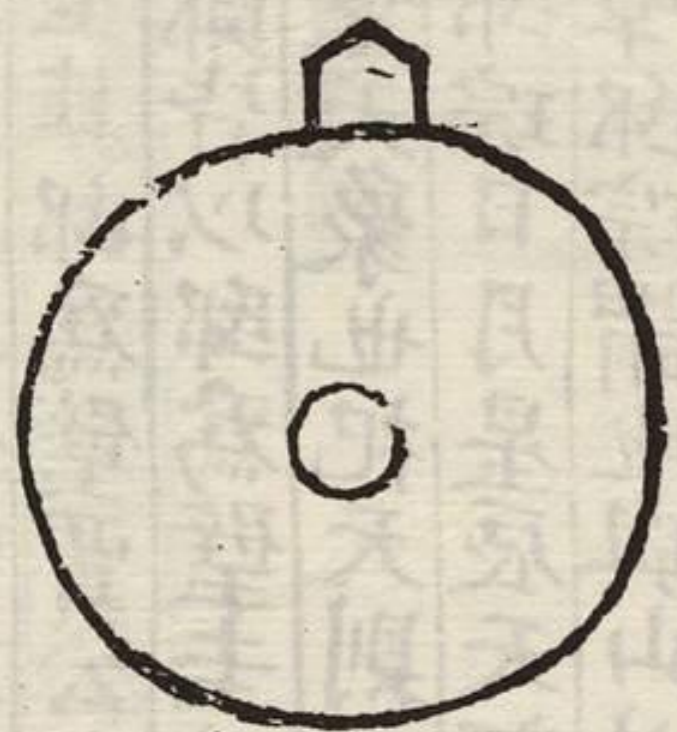
黃琮



大宗伯曰黃琮禮地典瑞曰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
望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爾雅曰邸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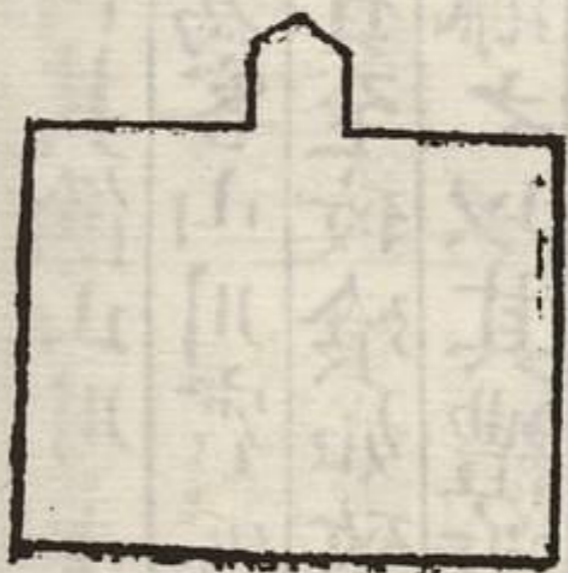
之祗鄭氏謂四圭有邸中火爲璧圭木四出兩圭有
邸儻而同邸圭璧者圭其邸爲璧賈公彥曰四圭兩
圭及下璋邸皆言邸鄭皆以邸爲璧圭璧不言邸故
鄭還以邸解璧也然璧天象也祀天則四圭邸璧琮
地象也祀地必兩圭邸琮日月星辰天類也必一圭邸
璧山川地類也必一璋邸琮謂地與山川皆邸璧非
所稱也四圭則無所不達尺有二寸天之備數也兩
圭則能地而已五寸天地之中數也玉人言玉之制
其長不過大圭之三尺其短不過冒圭之四寸由四
寸而上之則祀地之兩圭祀日月星辰之圭璧宗后
之駟琮皆五寸侯伯之信圭躬圭巡守之邊璋起軍
治兵之牙璋中璋王之駟琮聘女之穀圭諸侯聘女
之大璋皆七寸規聘之瑑圭璋享夫人之瑑琮皆八
寸公之栢圭象德之琬圭除厯易行之琰圭享天子
之璧琮巡守之大璋皆九寸璧羨度尺而鎮圭四圭
裸圭大琮玉案皆十有二寸土圭尺有五寸則大圭
三尺三寸 之道也土圭尺有五寸夏至之景也其
餘長短不倫各有所稱豈苟異哉

圭璧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幣
賓客公羊傳曰璋判白則璋於圭璧半於兩圭兩圭
半於四圭以禮有隆殺故王有等衰也先王以大采
朝日少采夕月日月星辰有合祭有異祭有正祭有
禱祈黷雖不一而用圭璧一也

璋邸射



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幣賓客王人璋邸射素功
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書大傳曰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周禮諸侯
爲賓諸臣爲客山川賓客等衰雖殊其祀与造幣用
邸射一也賓至致殮如致積致饗致贈如將幣聘賓
所過之邦餼之以其禮所聘之邦則卿致館宰夫朝
服設殮賓既聘享君使卿韋弁歸饗餼夕夫人使下
大夫韋弁歸禮蓋於是時用璋邸射歟璋邸射素功
以其刮摩之功略也鄭氏以素功爲無琢飾若然是
四圭圭璧之類有琢飾乎王人大琮大璋中璋皆射
四寸牙璋亦射四寸特璋邸射不言寸數其詳不可
以考

青圭

赤璋

白琥



孫氏符瑞圖云白琥西方義獸白色黑文一名騶陸機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書大傳說散宜生等之於陵氏取恠獸尾倍其身名曰虞周書曰英林酋耳若虎豹長二倍其身然則騶虞即白虎也大宗伯以白琥禮西方開元禮解云西方白帝騶虞鄭氏曰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其言蓋有傳然也

方璜



七示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以璜東生物之方也故圭銳以象春西殺物之方也故虎嚴以象秋南正陽也陰居其半故璋以半圭比正除也陽居其半故璜以半璧觀禮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徽惡龜有天地四方正有六器皆其類也六玉之制不同

而虎特取其形若以形成於秋故也古者盟為虎形以示武敵為虎形以止樂亦此意歟然則禮神則璧琮重於圭璋圭璋無間於琥璜朝聘則圭璋重於璧琮而璧特重於琥璜而已何也圭璋二王之後所以享王与后也璧琮五等諸侯所以享王与后也琥璜子男所以享諸侯者也又圭璋特達不加於束帛琥璜將送酬爵而已此六玉輕重之別也至於禮神則上下四方各象其類以求之与朝聘之禮異矣昔成王賜伯禽以夏后氏之璜定四明堂位曰大璜天子之器則陽虎所竊之寶杜預所謂大璜是也公羊曰璋判白誤矣昭公疾賜子家子雙琥公薨子家子反賜於齊人則雙琥亦魯之所寶也說文曰琥發兵瑞玉五琥文白虎通曰璜以徵召然先王之時發兵用牙璋四以鎮圭召人以璜後世發兵乃用銅虎符不知說文白虎通何據而言然

牙璋

中璋

典瑞曰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玉人曰牙璋中璋七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曰牙璋瑒以為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鄭康成曰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賈公彥曰軍多用牙璋軍少用中璋中璋亦有鉏牙但牙璋

文飾多故得牙名而先言也春秋之時宋司馬
請瑞京一四以命其徒攻相氏杜預曰瑞符魏有兵符漢有銅
虎符以發郡國兵豈牙璋之類歟白虎通曰璋位南
方南方陽極而陰生矣亦陰也故以兵起於義或然

禮書卷第五十四終

禮書卷第五十四終

